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辛〕齊和帝景明二年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齊南康

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

文字

總府州事字僧守壘城附近大城之壘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爲太保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于

烈爲領軍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

領軍於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爲

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

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爲恒州刺史烈遂稱疾

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

輔政魏主然之詔繼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復

以于烈爲領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

是倖臣茹皓字虛奇趙修字景榮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已而諸侯

魏主由是益

于烈拒禪
不可謂然
正自守大
及參預威
縱橫不能
救退初終
異若霄壤
蓋利無可
圖則舍身
殉名易名
已上達利
穢立棄利
者多矣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而自立

和帝齊

齊南康

王寶融卽位于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爲尙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爲左僕

射征東大將軍督都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爲中領軍封寶卷爲涪

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西聲荆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

偪郢城寶卷遣軍救之屯巴口

巴水入江之口也巴水今謂之巴河出黃州府羅田縣北南流至黃岡縣入江六月西臺

在西故曰西臺

遣席闡文勞衍軍齊穎胄等議詣衍謂宜請救于魏衍曰若郢州

旣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

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卿爲我輩白

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靖鎮之耳已而東軍進屯加湖

在漢陽府黃陂

南縣東衍遣王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魯山

城名在漢陽縣東北

郢城降衍以韋叡行

郢府事郢人安之

先是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冲與竟陵太守房僧安悉力拒守會冲及僧安相繼病卒士卒死傷者什七八冲子孜與難將驢驘冲救走房長瑜曰前使君忠實

吳天郢府但當坐守一以荷折衝若天運不與亦當歸市待命下使君救不從遂以郢城降張冲字思約劬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字義亭

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

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奇麗

苑中山石皆塗以五采諸侯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徹屋而從之苑中立市使富人富者共爲神販以滯貴妃爲市令自爲

苑事小有過失則興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天帝大嘆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室爲高宗形北向南斬之懸首苑門

雍州刺史張欣泰與

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

通名姓

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

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于中興

堂

即新亭宋孝武即
位於此因改名

欣泰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

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

聞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

上在

元顯北晉成帝杜后
母立葬于此故名

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逸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

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爲宜乘勝

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爲然乃命衆軍卽日上道

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
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

弘策弘策面
直如在目中

遂克尋陽

時陳伯之鎮江州衍曰用兵未須實力所臨威聲耳如湖之清等獨入情
理立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卽用爲江州伯之雖許歸附

面云大軍未須遽下好曰伯之首鳥及其編像急往爲之乃引兵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巴東王子雲之
亂司馬休復親攻殺至是其子謙以新蔡太守從伯之請尋陽伯之將陳謙曰我家世忠貞有頑不二伯之

殺之衍以伯之爲江州刺史
史其子虎牙爲徐州刺史

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

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

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

太武

請築洛陽三百三十三坊各

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魏立后于氏后烈弟勁之女也烈方爲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

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甯擊破李居士于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禽之于陳衍至新林遣呂

僧珍據白板橋

在江甯縣西

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

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

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

字德重廣之子

將精兵十萬陳于朱

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

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

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

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

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

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

字敬

穎胄既卒由是衆望盡歸于

衍先是齊巴東巴西二郡不從蕭衍之命引兵破口通至天明蕭衍遣裴道接拒之相持不決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

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

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至沔陰據襄陽之城斷

黑水今漢陽府設城縣東有黑水河與光化縣接界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

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本名昭

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

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是月魏東陽州刺史田益宗發兵襲子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

自爲大司馬承制是時建康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

珍國使兖州刺史張稷字公喬爲之副寶卷尊稷子文之神爲靈帝通入後堂使稷

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于常

衆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

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禍謀弒寶卷使後閣舍人錢強夜開雲龍

一寶卷夜起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于常

王志既不當
名則不當
譽難亦宜
殉難去
棄官偽
適見其
生取巧
此與晏
之盟崔
同崔氏
非真剛
也

馬袁初爲
齊守後嗣
顏爲梁臣
已非袁繁

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
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

字季敬

從父弟

等令百僚署牋以黃紬裹寶卷首遣博

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

字次遠

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

庭中樹葉援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雲有舊卽

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

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

太后

又惠太子妃劉林王尊爲皇太后明帝卽位出居都陽王敬業號曰宣德宮

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以衍爲大司馬

錄尙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衍入屯

閔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

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鎮軍王茂茂曰亡國者

此物留之爲外議乃非注珍等誅之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

字靈龜

吳興太守袁昂

字千里

旣而釋

之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

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徇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

境不受命

衍使江革爲書與昂曰城力皆主求足爲家門歷誠非所贈者豈若難於收圖自挫多端昂復書拒之

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

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以兵威陵辱昂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

盡可比況
自以不去
爲忠而遭
兵出降謂
爲全其孝
語尤支認
梁主以二
義士目之
史家復爲
稱美豈足
我翼世教

雲約同贊
道謀罪惡
相等而約
之負雲先
入其賣友
貪險似更
甚于雲然
若輩身事

開門撤備而已。仙琚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等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琚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琚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崩，時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魏代齊。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

二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初，衍與范雲、沈約任防，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防爲記室，參謀議，謝朓、何胤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朓、胤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

無恥臣節
且不知守
尚何友誼
之足云

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爲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爲王

蕭衍以沈約爲梁僕射范雲爲梁侍中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卽請以余氏資茂衍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

字智宣明
第九子

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先是

衍以齊湘東王寶暉

安撫王
暉之子

好文學忌之誣爲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

殺之至是復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

字智端明
第十子

桂陽王寶貞

明帝弟
第十一子

陽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湖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任城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齊主東歸以蕭憺爲荊州刺

史荊州軍旅之後，公司空乏，憺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

是爲廢前魏武帝。

廢齊主爲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

拜功臣有差。

齊自高帝代宋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二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

后遣尙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卽位于南郊，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奉齊主爲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以王亮爲尙書令。王瑩

字泰光，亮從父兄。

爲中書監，沈約爲僕射，范雲爲吏部尙書。

梁主蕭衍弑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

晉侍中，舍七世孫。

死之。梁主欲

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爲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

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爲齊建安王寶寅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卽命纂嚴召臨川內史王觀字仲房南郡當陽人爲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爲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其子虎牙及縉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

字仲房南郡當陽人

爲益州刺史遣左

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爲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舍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

明年歲部食部人相食季連肉祖騰降元起帝之以遣送還建康主教爲成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

通

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長九寸

引而伸之

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應鍾律長四寸二分

引而伸之爲四尺七寸四分差

中間十律以是爲差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之分因以通聲轉推月氣

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

竹之屬漢武時郭仲所作

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

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

去聲韻會舉要度聲曰飲

古鍾玉

律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宮商角徵羽莫不和韻先是宮懸

止有四鐃鐘

符器者爲鐃鐘

雜以編鐘小鐘也上下各八懸于一簣

編磬亦十六枚

衡鐘

鍾大凡十六

簾鍾之附

至是始設十二鐃鐘

歷十二辰之位

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簾而去衡

鍾四隅植建鼓

大鼓也一名植鼓植水而旁懸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

字

爲太子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饑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饑死

〔梁〕

梁天監二年魏景明四年

夏四月魏以肅寶寅爲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

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爲

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

注見

以伯之爲

江州刺史屯陽石

城名在今鄧州南亦曰羊石城

俟秋冬大舉寶寅明旦當拜命其

夜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羸衣，未嘗嬉笑。

梁頒新律。

初，梁主命刪定郎蔡法度。

法度，梁主之弟。

損益舊律，至是書成。

律十二卷，今三十卷。

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

字修仁，東海郡人。

將軍周捨。

字昇遠，明族瑀之子。

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尙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勉每有表奏，輒焚其稿，捨雖密，二十餘年，與人言，始終日而竟不泄機事，或

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朓爲司徒。

朓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爲司徒尙

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

魏主以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

諭，又爲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

城王澄經略

蕭寶寅附伯之皆建節度

至是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

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

注見前

爲三柵元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

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

范氏出自西羌世爲羌豪

分兵擊東關

注見前

拔關要城名在六安州

雷山縣

潁川宋縣郡後廢故城在今蘆州府東縣東南

大峴

山名在今和州含山縣東北

三城

白塔地名在今和州東縣南

牽城在雷山清

溪

今含山縣西有清溪鎮清溪水所出

初梁遣馮道根成阜陵

注見前

甫到卽修城隍遠斥

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

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

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

明三書注魏道武秘置行臺官于中山至是盛于北邊知統民事

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

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

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

沃野鎮將于時后之世父與懷通

時于勳方用事分領朝野絲綢有受情懷將入朝許郊迎道左不與語卽勳奏免官懷明謂將元尼須與懷交食職懷語置酒謂懷曰食之煩長縣廟之口懷曰今日還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勳職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爲使者檢領將即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沃野後魏爲

魏故城在今榆林府西北懷朔魏六鎮之一故城在今吳興武東北

梁吉玢

字彥齊

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吉玢父爲原鄉

後漢縣南齊故城在今湖州府孝豐縣

令

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玢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

曾勳力竭
孝不肖
因父取名
是矣然其

錄果被誣
陷自應昭
家爲之昭
雪豈當時
未之剖正
而致然曉
代乎然曉
因非道向
非正事向
書以虞舜
爲斷不聞
大禹不三
尺者不可
不知

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粉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甲】

魏天監三年春正月

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眞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字德明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彭城人邀之戰于邵陽注見前大敗梁兵殺虜殆盡尙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元

暉

字景壽

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云

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

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

使彈詳皓詔賜皓死有詳

免爲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

先是有譏難四異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難難伏于漸化爲蛇

距鳴時又有難難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已而石顯伏誅此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碑難欲化爲蛇但頭冠未變難甚以爲難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時有其事而不避成之象也若應之不情致無所收

顯冠或成爲龜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難狀與漢不同而其難類相類誠可畏也竊足衆多亦難下相感助之象難而未大足羽蓋小其勢尙帶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若

之而惜乃能致縣閣主觀之而後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顯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察陛下進賢黜佞則妖邪廢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

魏大旱

魏大旱邢巒

字洪實邢人諡之孫

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

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展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爲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蔡

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病

卒

道恭疾無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等有餘恨遂卒靈恩代之城守

魏人聞之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

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士稚山

即大木山在汝南府信陽州西北晉趙道壹其家於

此後漢以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僞北以

此後漢以

此字名山